嘉慶直隸太倉州志

直隸太倉州志卷五十六

藝文五

嘉定縣寶山縣附

國朝

松存遺稿 趙萼著

學圃亭稿 何平著

見聞隨筆 申艇著

友梅軒稿 盛萬紀著

南塘青青草 王霖汝著

東皐詩文集 王𦙶著下同

握靈本草

萬全備急方

傷寒滙篇

雜症圜機

三通要錄許自俊著下同

北征錄

敝貂錄

休寧縣志

潛壺集

司計全書

韞齋集

內外編纂

了公宗旨
鐵硯昔昔二吟
樂府指南
左氏提綱
讀史偶評
錦娛堂集周陳俶著
小山集吳康侯著下同
鐵庵集
懷閣詩草沈巨仲著
西樓集張鴻磐著下同
雪泥集

邵廬詩草　朱廷選著

鷗村詩選　鄭道寧著

西亭詩稿　吳屯侯著

無罪草　吳莊著下同

偶存篇

自吟稿　李更著

相杵吟　沈徵佺著

江東志　沈徵佺著

巽言擬存　張昉著

或齋文稿　蘇　著下同

易經傳義集約

三甲詩稿

周易纂註　朱奇穎著

經書正謬　馬舒著　下同

簡堂學文

嘉定縣志　知縣趙昕撰　邑人陸時隆上趙令書略伏承寵召與修邑志隆竊自愧學不逮古人齒不先同事分復下在諸生之列且事類各有分司不宜越俎而代故雖朝夕勤勞終退焉自抑惟恐有蹈露才揚己之失其中曲直爭晦恒不敢矯矯持議以一為拆折繼而聞之有私自進說于公而公復不詢于衆輒為更易邑人道論乃稍喁喁嘖嘖矣夫邑人因有所指不及于隆然隆亦纂修之人也能無狐悲况公既屬之隆矣隆顧諉云後所私易非我責也不以規則負于公者實甚故敢略舉一二致塵左右伏惟虛心而俯聽焉蓋誌災異意在修省於大饑大祲有書賑濟者非以市德以見災荒之歲不可無賑為行政者取法焉耳今於康熙十年辛亥六月一條之下公自手增賑局二十二所用米四千六百四十七石濟飢民男婦九十七萬一千

入百七十九口無論米所從來人數虛否果皆實也近于誇德矣無乃非宜城池一條下又自改增捐俸之外多方設處夫修城之費去年排門書助之冊眾方曉曉而志如此名實顛乖剌無乃非宜又有海隱人豪張元陽以論兵隱東海著有方隅武備隆故表其射氏列諸流寓以與陳嘉燧諸人並傳而公故剛之隱遜朱閔光施粟施藥不受直昆山有道諸士儼為之立傳在同里者何敢復遣而公又剛之陳門李貞孝全志節且知大體嚴永思王簡平皆為作傳黃閔菴又為題跋此烈婦之可為師範者而公又剛之不知公復何意或言公以其予孫不與交際又無人焉為之請託此鄙言隆未敢全信但此災異城池隱逸節孝皆隆所專司一筆不敢不慎苟以私意相參亂不知者且以指隆其知者亦將告隆之聞言不能諫不為復正也隆其能默默而已乎又有隆本無預而不妨并言之者如圩圖一項以圩繫圖以圖繫里邑有定里則里有坐圖嘉之為里六百七什有入則其為圖也亦六百七十有八無疑矣載之志書征賦編差遂有成叙今戶供差倆為圖七百有奇不知何欲而忽增以其不合于志書也議論紛然起矣將以志書從孫冊則志書慮將以孫冊質志書則孫冊謬纂修者不得已姑從舊頗如韓志不知校譬又屬何人書成竟有移圩者增圖者矣如此何以定孫役又學校

壓田在韓志既成以後募義捐助者今志正應闕載以彰高誼不知何故一槩沒之為善者其何以勸謝侯三賓名宦也書院壓田之下忽誣公以私貢壓田李侯賫坤王侯議賢令也里猶占其祠不為復其政蹟又削之後之仕者何所式也小傳之後謂凡子孫不必查及蓋以家乘之私也邑志所公也私者可聯綴子孫公者正於其人其子若孫有行蹟者寧自立傳而不必附名字於其祖父之未此說是矣然有可及而不及有不必及而反及之者將何以為例風俗志不言鄉紳修身善俗者何方而但憂貧諸生雖波靡亦實有中流一柱者且復略之何以維風化此皆公所更易纂修者原本不如是也又人物志自啓禎以下時世先後失序者多古人論人必論世將何以故據蘆蕩之於田賦雖百分之一然蕩匯之强凌弱奸欺良其弊不堪而稱收課銀必加三必重等此他邑所不然而嘉獨甚局中有議一則亦刪之何以去弊是數端者各有所屬言之似乎非分因得所閫交及之隆五年在字無一言干瀆令以身與局中不顧忌諱嘵嘵聒耳得無狂悖雖然使此邑之中猶有直道其人者誠賢侯之光美而隆之所以上獻我公者亦不甚凡俗焉耳

郭亭全集

陸時隆著下同

發潛錄

道類函

加編錄　郁所學錄

陸隴其序云予涖嘉定之二年奉部議以催科不力罷斥既謝事乃進其民謂之日吾爲吏無狀罷斥固宜但願爾民繼自今以往早完官課無或後時脅民郁所學進曰吾儕小人非不知急公之義也往者故明之時吾嘉民之完課常爲諸邑先吏於茲者皆獲上考豈昔之民良而今之民頑耶蓋背賦輕而今賦重爾姑以康熙十二年之會計與萬歷四十七年之賦役全書較之加增者蓋九萬有奇而自十二年以役單與之所增者不在焉然則此民安得不困而賦安待不道豈其廿爲頭民哉因以其所輯加編錄示予予閣之喟然歎息無以對也夫主持國政者未有不知民力之當憮也特以一事偶加未必病民不知今歲加若干焉明歲加若干焉加者不可復減役者又復議加積而計之民其能堪乎曩爾嘉定其土瘠民貧較之明季日甚而賦之加多如此其死于催科與流離失所者可勝計耶且夫九萬之中如地畝九釐之銀二庫

四部折色之增猶爲他邑所同若官布折色之驟增至二萬八千有奇省衛行役之驟增二萬六千有奇則嘉定所獨也他邑之增不至加嘉定之多而猶不堪命然則嘉定之民日困而逋日積何怪也方且流離轉死之是擢而何暇計其官之考成哉長此不已吾不知數年之後又當何如也或曰子不知今之軍需孔亟耶朝廷固無日不以百姓爲念苟四方底定自然漸次減除方將捐蘇松之浮糧去沿海之坍荒復九分考成之舊法豈特如萬歷所行而已哉子何憂焉而今則非當言之時也然子又有說焉夫民之困應有旦夕不可待之勢而措民者亦當隨時而爲之計故四方底定仁政盡行固斯民萬世之福也郎以目前計之亦宜斟酌于緩急之問調劑其輕重之平去其太甚而救其頗沛庶幾寬一分民受一分之惠焉則是編也固仁人愛國者所宜急進矣

孝經釋略　柯炌著

竹中吟稿　朱珩著

三儂嘯旨　汪价撰下同

中州雜俎

半舫詞

三儂贅人集

河南通志

草木春秋

嘉定縣續志 知縣聞在上著

旃檀閣風人稿 馬萬著

學易折衷 陸元輔著下同

十三經注疏類抄四十卷 陸嘉淑序曰名物器數先王所託也吾家翼王讀書王太常烟客家與中舍周臣爲友相與講求先王禮樂之原慨然謂讀書必自窮經始窮經必自漢唐注疏始然注疏之文汗漫難出聱牙隱奧苦于考據別識之難也於是發凡起例分之疏通裁

斷部分族居大而郊廟朝掌之制禮器樂數之品章以
及一事一物禽魚草木之微無不綜以綱維歸之條例
於是羣經之所有一披籍而了然皆可指掌而盡焉本
未兼該精粗成貫世有知而用之者可執此以往下此
亦可備文人賦家之考索其用精矣其致力勤矣翼王
家嘐城先輩多經學之士如張公路張虔仁邱于成唐
叔達徐汝廉之流指不勝屈翼王又親為黃陶菴先
生入室弟子宜其學有師成而著書足以垂後也

續經籍考五卷

汪照序略

國朝初吾邑之以經術著者必推陸元輔翼王今學者所稱菊隱
先生是也先生於十三經之微言奧旨纂不甄綜條貫
攷說經家之破析而支裂者成注疏類鈔禮記陳氏集
說補正共若干卷嘗散洪洲王氏續文獻通考藝文一
門之什[illegible]作續經籍攷以正之書未及成而殁今求其
遺書禮記集說補正久借刻於納蘭氏而注疏類鈔及
續經籍叢本皆不可得惟菊隱詩鈔載處士范雲王朋
經輔銘選刻其十之一二其菊隱文稿十卷杞闕四冊
為人所失因思魏晉六朝之殘缺者宋南渡以後好學
之士往往從太平御覽冊府元龜十三經之注疏史記
漢書文選注中鈎摘數條或數十條以存一種雖全帙
散佚而大略尚存爰仿其例于竹垞太史經義考內彙
錄成五卷仍其名曰續經籍考較先生嘗曰葉本未知

又逸義許而其考據之精博議
論之醇雅亦足想見其槩矣

菊隱先生詩文集　卷

陳瑚序云菊隱先生抱道守貞生乎百世之下而尚友元亮於百世之上采菊以自給人稱之爲菊隱先生云子交于賢人君子衆實大都聰明怪偉之士豪氣伉浪不屑以佑嚶爲業其有有志好古則未必能援經據傳會莘指要而爲之疏明其得失即或如是矣未必能以古人之已行者體諸身而勉之又未必能見之于詩與文之中以炳耀其聲華也蓋當世之學者如是其難也而默庵則不然綜其爲人孝友于兄弟篤于師友外無叮哇巾無城府夸世釣奇不屑爲也其讀書也向夜則然燈帷帳擁被匧坐先朗誦數百通章句爛熟而義理自出書則手抄法疏條分縷析鈞賢成編而一斷以已意其詩則以穩順聲勢爲圭然後吐爲金石之青江河之氣其文則原本六經兩漢而上下馳騁於歐蘇大家之間由是觀之可謂好古而能疏明其得失者也以古人之行善其身者也以其所得出之而見於聲華者也

菊隱紀聞

思誠錄

黃淳耀序云交道之衰久矣高者不過門聆詩文下者乃至徵逐酒食其聚會也或甘言巧笑

以取悅或厚貌深情以相道求其責善輔仁者蓋千百不得一焉予爲之慨然而憂惕然而恐壬午春有同志斯道者十餘人爲直言社前輩則有高叔英友人則唐聖舉陳義扶蘇創聲夏啓霖門生則陸翼王張德符高德遺疾記原幾道研德雲俱智含兄弟賢吾弟偉蔡也平居自考咸有日記赴會之日各出所記相質顯而威儀之際微而心術之間大而君父之倫小而日用之節講論切偲必求至當之歸而後已諸了舊志進修日新月與而翼王以敦篤之姿爲精微之學惟日孜孜常恐不及荀一言不合乎道一行未得乎中小經指摘立自刻責飭食俱忘今歲之春思誠得名其日記而乞余數言爲勗予惟大哉乾元萬物貪始在天之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在人之誠也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自然之誠也擇善固執弗措弗勉然之誠合也四者雖有不同然由勉然以進于自然盡在人以合乎在天其歸一而已矣令之學者未能及身而誠性與天合漫云不假思爲可以生臻斯道告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說往往以爲支離而厭去之其亦謬矣夫聖以誠爲本誠以思爲要故洪範日思日睿容作聖昔謝上蔡見伊川稱天下何思何慮程子謂有則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上蔡得此一句救拔自是切問近思理會事有不透其賴有洮故後來不致流于禪學劉元城事溫公凡五

年得一語曰誠請問其目曰自不妄語始元城初易之及退而槩括曰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夫以上蔡之明與元城之剛毅百倍于今之人也然猶精思竭力而不敢高語自然如此翼王勉乎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庶幾乎孟子所謂思誠者則劉謝不難逮而於立誠之意無負矣翼王勉乎哉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八十卷舊本題納蘭性德編相傳謂其稿本出陸元輔性德歿後徐乾學刻入九經解始署性德之名莫之詳也性德原作成德

萍菴集 時釆著

隱齋集 黃塋著

續練音集 蘇融著

勞安集 浦鷗著

四書集解見心錄 朱璿著

四書彙陸元鼎著

方瓢詩草張懿實著

杜詩解意辨贋朱瀚著下同

寒香集

勤齋考道錄諸士儼著

壽芝堂集蔣炳著下同

周易解

南塘詩文集金恕著

衡霞山人集李聖芝著

錄引齋稿吳熙君著

紺寒亭詩集十卷文集四卷趙俞撰下同俞所自稱詩格極爲道上但才鋒太鋭

少一唱三嘆之致文則縱筆而成傷於平易又不及其詩

張雲章序略云吾邑趙先生蒙泉劬習爲詩見者驚其才傑已而稍稍奪於舉子業既成進士乃肆力焉數年之中若水涌而山出不容以抑遏其沉雄浩博怪奇偉麗千彙萬狀乍合乍離而又精之以磨鍊疏之以脈絡推其意直欲如介甫所謂至乎杜而後爲詩者乙亥丙子之交余與先生同客京師時姜編修西溟唐考功東江惠庶常研谿湯給事西匡查庶常夏編修重德尹侍講聲山楊編修顧木廣編修書宣王舍人亦抒吳給事西齋宮貢士友鹿錢編修亮工及同邑孫中允松坪之十數公者皆方今詩人之豪也唱酬往復風雅互作而其間氣遺力健足以追躡少陵者必推蒙泉又數年先生梓其集問世而屬序於余余謂景文之學杜以其形而蒙泉以其神形之肖者不離乎聲音笑貌而神之肖者淺之在氣體深之在性情一則求其似而人易見之一則不沾沾求似而識者自有得其深也西溟數公與向之歟吉仲默牧齋孟賜其言論之足爲輕重者吾不卸後之覩令爲何如而以蒙泉爲善學杜并余之私言也之數公之言也余特爲之絜量於景文氏而以爲猶有短長焉讀是集者當必能辨之

秋左堂詩集六卷詞四卷續集三卷 孫致彌撰下同

致彌詩稿散佚雍正中張鵬翀朱厚章得抄本於戴襲家始選而刻之詞凡三種曰別花餘事閒海洪月初琴肯其門人樓儼所定續集附詞後則未詳何人編次也致彌以書名得董其昌之法詩則以跌宕流逸爲長而率易亦所不免張鵬翀序略云學士爲人不沾沾細行而重然諾急朋友假貸於人入手輒盡故家常貧而懷抱灑落不稍判於憂患之餘風流宏長至今尚可想見也學士詩聲調格律以盡唐爲宗而雄放揮灑時出東坡放翁之間吾邑襲唐諸公而下殆不多見也平生不自收拾散佚良多南郵戴丈集而藏之獨得其全令子機又攜抄本示于凡詩選定于與朱子以載共披讀之擬其尤可愛者另爲六卷以便諷詠焉其性情流溢筆墨飛動之槩亦略具于是矣

朝鮮採風錄

朱申詩草

詞譜

侶蛩遺音 張大受撰下同

匠門集

匠門書屋文集

蘭岫詩草 張士琦撰下同　按士琦字天申蘭岫其自號也幼時其父書父慈子孝令屬對卽信口云君明臣良父卽奇之長工吟詠所爲詩堙鬱悲壯多激昂之氣詩草一冊其兄大受選而序之共四百餘首不分卷數考士琦所交如萬季野朱錫鬯顧俠君史干畢等皆一時名士士琦故朋友投贈之作頗多詠史弔古之作亦十有四五然曝書亭集載有士琦聯句數首而集中俱未錄入知其刪棄者尚多也

稽存艸

秋山艸

爾雅堂詩集 王晫著下同

齊年堂四六集

肅雲堂文集

約分齋續集

聖宗集要 申毓來著

樂山全集 侯閎國著下同

鳳岡山房集

經世導源錄

野乘彙編

賁石山房稿 張僧乙著下同

東樂園詩

鹿樵生詩稿 朱昜著

晴香閣集 汪楷著下同

雪菴詩話

榮贈樓集　沈亘沈文朗著

談菊軒詩稿　奚士柱著

硯亭詩草　秦偕著

杏耕堂詩集　沈伊沂著

貽積堂集　顏鑄著

得筆齋詩集　顏鐼著

樸村文集二十四卷　張雲章著下同　陳鵬年序云昔歐陽子嘗謂詩以窮而後工非詩能窮人窮乃益工耳予謂於文亦然方其掇巍科登膴仕日敝敝于簿書期會有靡盬之憂而無敔居之暇誰復能懷鉛握槧而求工於文推掘穴窮巷之士進無所設施退不甘與萬物遷化於是遺日前之務營千載之功乘其時力之所得爲縱橫馳驟于古今上下之間迨其久也沉浸濃郁發爲文章乃卓然成家而不厭於流

俗由是言之文非待窮而工窮者之於文其時與力耆相爲給爾鬱水張子漢贍所稱工於文者也其名久渠吳中顧吳中之以文鳴庶藉科應士而去者不可勝數而漢聽猶然故吾也比子來守是那巫進而詢之乃書其所爲文若于簫以進于旣卒讀因冑然日張于其窮奚乎雖然窮何病窮然後見張子向使張子早得志於時有纖芥之職務以累其身其文必不能精詰若此若此者豈非其時與力爲之乎按吳中之雄于文者遠不具論勝代則有震川　本朝則有鈍翁然震川久困公車乃能屏居絕迹淹綜百代以成一家之言鈍翁亦淡於仕進早年拂衣歸堯峰山中而著書益富兩先生旣成進士列仕版不若漢贍之窮而文之工也未嘗不成於失意之時與夫窮居之力今漢贍之時與力疑歟多于前人由是而力爲焉不止吾未見其文之不古若也而況兩先生乎至自謂此生不有闕于斯道不可以爲文而不得爲韓爲歐非吾所病也此其所見更有超于語言文字之外者于載之功又不在彼而在此吾將安測其所至哉聊以此言復之以致其愛慕之意云

南北史摘要

樗園詩集　王度著

文選旁訓　時圯授著

醫學慎術　俞堅著

公歸集　陳紹馨輯著

杜詩箋喻　楊世清著

德徵錄　殷[illegible]之著

歷代史論　朱偉著

濟生集八卷　秦鐵著

功行錄廣義　李蓀奇撰　陸隴其序云聖賢之書勸善戒惡而已或以義正或以福誘而勸同或以義業或以禍怵而戒同夫禍福之于善惡猶影之于形出君于衡惡不衡數而其教人未有不兼言禍皆者也理足以尊天下之君子而言福然後足以引天下之中人言禍然後足以懼天下之不肯其見於經傳者同已深切而著明矣君子疑不以欲福而爲善不以畏禍而不爲惡而夫子循目者子讀那是以聖賢自勉而恒

以不肖自防也嗚乎此其所以爲君子與周禮司徒掌
邦教以擾安邦國保息六以養之本俗六以安之三物
以與之八刑以糾之月吉而始和處終而受會鄉州黨
族閭比之中莫不以時而讀法故其爲教也有本有根
博而貫簡而詳蕩蕩焉平平焉無細碎夏行之說而其
時之八亦但以爲道而不以爲利知畏法而不知畏天
吉凶休晳之說僅見於聖君賢相之詰誠而非所以爲
教民之具明明法常絕也天通此其所以爲盛也聖賢
不作教化不明棐足以禁顯惡而不足以禁隱慝惟天
之報施終古不易以濟人之所不及而又不能無盈縮
遲疾之異錯綜參互之變原始要終不失果黍而當時
鮮不以爲杳渺而不可知蓋禍福之自人者直而彰自
天者徵而變直而彰者既有所不及徵而變者又不能
以天下信則中人以下將無所畏而辟所不爲仁人君
子能無憂乎不得已而博考古今述其福善禍淫之迹
而備著其所由以明天道之必然家懸一律令于皇漏
之中戶置一鈇鈸於在席之上使覽者惕然于心以去
其所疑而堅其所畏雖其言若屑屑焉而離類析歸鈞
深索慇略顯惡而嚴隱懸其察物也無遁形可不謂慎
獨之助與未之季也而感應篇出焉明之季也而功過
格出焉是皆仁人君子居下位不得已而救世之作也
故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王道

不明于上而夫子作春秋此固非盛世之所宜有也雖然既已有作則雖盛世有所不廢又豈獨不廢而已必將為之敷暢其說擴其所未備闡其所未至以丁寧天下之耳目而惟恐其不信以從是亦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嘐邑李子孫奇字九蘭所輯功行錄廣義之本功過格而數暢其說者余甚敬其用心之厚用力之勤也嗚乎士君子得志於時身任民物之責舉先王所教而明之大綱舉萬目張無取乎蔓衍細碎之說而之以勸戒人者亦不俟乎天降之威福則是書可以不作令李子既不得志於時蘊其意而無所發蒿目而不能已于言而又不欲其言之大且深以無當于流俗也乃取夫世所易信之書廣為衍說平易樸茂不飾不文而勤懇齒王應規八年期無失於聖賢之意而後已昔賢有云不為良相則願為良醫李子之書其亦世之藥石與假令李子得有為之柄以行其所欲而不徒見諸空言其所就果當何如也

李先五詩序

卷李延撰

陸寵其序云予在嬰城未嘗得與文章之士相覩也遺休陽郎藏嶽以李子先五詩集見貽且為請序因嘆予之不能抑李子有如此詩矣李子雖今之人乎其詩則同有可采者或見其豔發淪髻則以為其才偶也見其頓皆渾睟則以為其法敏也見其淵博雄肆而不嬰則以

爲其學贍而思深也是則然矣而皆不足以盡李子吾之所以取李子者以其品與養耳李子少壯著書評騭諸家生不出里巷四方名賢時招致蒼雪樓樽酒間業絕無裘馬聲色之娛以亂其情則其品與所養可知矣今日有李子意吾之所謂詩之不設于人之心者乎藏嶽試爲我問先五抑更有進焉者與

目中錄　徐星譽著

芥軒集　沈逸著下同

四餘詩草

蘇齋集　顧基著下同

問樵艸

學吟艸　張易著

南村集　戴鑑著下同

嘉定詩徵

采蘭堂詩稿　鄭觀亥著

周禮旁訓　時敘著下同

增訂四書備考

學庸順文　李實著

孝友堂詩稿八卷　張詩撰下同　張鵬翀序云杜陵有言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蓋古人胸次不屑屑以語言文字見長故其感於志而形于言者能使人讀其辭而觸發于不自知如其中之無物而飾爲靡蔓之辭雖新奇可喜一再覽之索然無有餘味矣我叔何庵先生之詩發于其中之自然而無所雕飾者故能一洗去依傍卓然自成一家豈與夫儷青媲白爭一字一句之奇哉先生嘗以翀爲知言有所作輒命商搉之翀未嘗有所阿而先生終無所許也其通懷無我如此即先生之胸次可想見矣

屈子貫

何菴集

四書類編十卷 錢民著下同

論學書二十四卷

存養壓文集八卷

周易玩占二卷 王梓著下同

周易管窺二卷

嵒林詩集二卷 吳曉跋云余不能詩而竊喜論詩嘗記杜牧之句曰欲識爲詩若秋霜苦在心陳去非亦云唐人皆苦思作詩至有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之目故唐之末季詩人類多窮士皆以刻琢窮苦之言爲工非可區區規矱塗澤而已也近日剽竊摹擬之習稍稍論正而種子猶存獨王子嵒林神情孤往不屑追琢時好以此不願人知而世竟少知之者昌黎云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驁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宋人亦以初嘗評若硬久味極雄桑稱之至于贊方雄飛者輙云嘉肴自將不吮餘雋合數公之言而嵒林之論定矣

嚳林二集二卷

汪安序云余初得嚳林詩稿讀之雄深雅健得高岑風格疑其非當世人質之劉子曰此吾執友孝移王先生所作先生著述甚富不獨詩詩亦嗽沐有課幾充棟不獨此一鬱余駭其學之博急思一識其面乙未春始接見于劉子齋中淵渟岳峙古貌巖然既而時同劉于過余則高談雄辯克日夜不倦叩其學仰觀俯察釋典元修奇王岐黃白家諸于頓五指而數之溯源竟委纏貫鉤連幾河漢而無極也李青蓮云有才無命甘於後時瑯琊之族甲吳中先生又爲內三先生喆嗣兩兄皆名孝廉年少負才承藉家世一時名公卿無不思網羅及之使先生少自屈擷清雲可以立致顧嘗一至　京師即攘臂以去甘自放于荒江寂寞之濱嘯歌適意不求聞達蓋其自得深則視世趣也日淡磨確於道義者精則雖有撼之者而亦不爲之動即其長言煩詠莫不歸根於性命針砭乎流俗絕非無所爲而發者則其爲人可知矣先生既無志于當世著易說數卷誤天地事物之變出新意于程朱諸解之外而又不入於詭辭可決其必傳其他成帙者尤多顧其情與所觸輒見于詩而懶不自收拾余懼其久而散失也爲祟其近年所作採擬其什之二三付諸剞劂蓋于先生之詩且不能盡而況他著述乎哉聊以播之同好使知吾吳有先生其人設有大力者可以負之

而趨必將傾倒篋衍以求不朽余此刻其秉聋之先乎刻既成沿舊名顏之曰嶰林二集時康熙丁酉五月上澣

詩經纂註 錢昇著

貴谷集 施麟瑞著

晥江吟稿 邱德建著

峰秀閣詩草 歸梁著下同

纂補詩經註

諸史雜鈔

補亭詩集 王晦著

心印正說三十四卷 吳台碩撰下同台碩字位三陸隴其之門人也是書成於康熙壬申以學術治功之要分立篇目而各為論以發明之凡三十四類每類又各有子目於洛閩精言及歷代史論多

所復引又間有註釋不知何人所增入其曰心印當與心心相印之義然二字乃佛語非儒語也其說存二篇則仿序卦傳體述其次第亦涉擬經陸隴其爲之作序不一糾正何耶

成齋文集

性理大全撮要 王晉陞著

柳村詩集 邱德藻著

蔚庭詩稿 陸宗灝著

朱子語類纂要 顧輯著

多聞擇義 金造士著

對雲閣詩詞 侯永著

蒔坡詩文集 施燐著

曼衍雜存稿 王敬銘著下同

未韵詩錄
蕨霞居詩鈔五卷 陳國彥著　按國彥字鈞遜邑諸生
槎溪志稿 楊志達著
練川野錄 秦立著
笏峰詩草 陸縉著
離騷路 王箴著
嶰平子集 陸琍著
晩晴軒稿 王新銘著
吹豳小草 金邁著
月悔草 黃裳著
續小名錄 顏聿藻著

小學約說　秦煒著

仙客詩草　曹澐著

僅存草　金奏鈞著

孝善同聲錄　顧　著

鍊音集補七卷　王輔銘編下同初明瞿校嘗以嘉定代有作者而詩篇多散遺因採宋天聖以後迄於宏治合爲一集其第一卷爲宦志皆官于嘉定者所作中四卷則邑人之詩第六卷爲附卷則流寓遊覽諸人第七卷爲外卷則釋道之作也其後板毀於倭僅存抄本輔銘以其尚有遺欽因搜採釐訂補入三十四人其原有姓氏而詩什未備更加補輯者又二十六人原本每人各著出處本末輔銘間採他書附之如楊之彝嘗爲都統制官非真釋子校誤載入方外中亦爲駁正其曰鍊音者因嘉定本古之鍊祁市也

明鍊音續集九卷　張雲章序云瞿貢士校倡爲錄音自宋元以至明之中葉嗣是又二百年操觚染翰思以所長自見者又數倍之非有從而援拾其後則若滅若沒可勝道哉王子翌思有射焉因其外

祖陽菴蘇文曾輯而未成者廣搜博採有年舉凡仕宦之族閭潛之士平時所號爲讀書纂言者無不擷摭而曾粹之其用心可謂公矣其爲功亦已勤矣且於外祖未成之書有以成之翟貢士之倡始於前者有以續之其有光於吾邑之文獻何如哉

國朝練音集十二卷

輔銘既輯補翟校練音集復採國朝詩人之作編爲此集所收自官師至方外共三百人其體例略仿翟校原本惟閨秀一類爲輔銘所增主校凡例其人尚存者不錄深合古法而輔銘此集第一卷所載見存者至三十六人并及其子所作亦視校原本較爲從濫矣　沈德潛序云襍音集前明翟博士校纂輯嘉定諸人士詩也翟爲成宏時人正嘉以下闕如如齋王先生續成十有二卷矣既復輯　國朝練音成初集二集卷帙與前集同濟惟古人選詩之旨有二有詩爲主而人從之者重在詩也有人爲主而詩從之者重在人也令先生之所輯於前明則戰功如任司馬文章如歸太僕忠貞如侯太常郎烈則若黃進士附庵昆弟而於　國朝則如陸清獻理學以下多高文峻節泉石激清之士既以人爲重矣而所選之詩亦復舒文載貴而不惟緣情綺靡之足尚蓋人爲主而未嘗不兼重乎詩也前明選一方之詩者惟趙氏

中州風雅爲最以北地李氏信陽何氏望之之孟氏茂秦謝氏諸公皆深於詩教者也然祇及數公之詩未足樂中州人士之備今集詩中采取徧及諸賢俾讀者俯仰遡洄閒州有以知棟川風土人物之厚而　當代重熙累洽風敎之遠被海隅者一展卷而如或遇焉覩中州風雅爲較賢已至選詩體例及發潛闡幽之旨見於先生自序及凡例中不附贅焉乾隆七年壬戌秋七月

如齋詩稿

葯亭詩集　朱厚章著

續茶經三卷附錄一卷　陸廷燦撰廷燦字秩昭嘉定人官崇安知縣候補主事自唐以來茶品推武夷武夷山在崇安境故廷燦官是縣時習知其說創爲草稿歸田後訂輯成稿冠以陸羽茶經原本而從其原目採摭諸書以續之上卷續其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中卷續其四之器下卷自分三子卷下之上續其五之煮六之飲下之中續其七之事八之出下之下續其九之略十之圖而以歷代茶法附爲末卷則原目所無廷燦補之也自唐以來閱數百載凡產茶之地煮茶之法業已歷代不同即烹煮器具亦古今多異

故陸羽所述其書辨古而其法多不可行於今廷燦一一訂定補葺頗切實用所作南郵題筆引事日華崇禎一軒雜綴五臺山東泉一條自稱此書失載備錄於後其搜採可謂勤矣錄而存之亦足以資考訂者于陸羽書本廷燦雖用以弁首而其書久已別行未可以續補之書掩其原目故今刊去不載惟錄廷燦之書於

藝菊志八卷 廷燦居南翔鎮在槎溪之上藝菊數故王撰為繪藝菊圖一時多寫題咏廷燦因叢徵菊事以作此志凡分六類曰考曰譜曰法曰文曰詩曰詞而以藝菊圖題詞附之

南郵隨筆六卷 此其家居時取平日所見聞雜錄之而於新城王士正南郎米芊兩東說部採取尤多蓋廷燦為士正與犖之門人故其議論皆本之池北偶談筠廊隨筆諸書而帶推黃之其中如辨古人之登高不獨重九開元寺紙簫璘於從簫諸條亦擬見新意至其藏漢設官七千五百餘員乃後漢之制不知前漢則其數較倍推梁蕭子顯之同姓名錄不知子顯書世已無傳考据亦時有未審也

南華詩鈔　卷 張鴻撰著按南華詩有進呈詩賡和集海螺集海螺騰稿楚遊集金蓮榮遇集紀遊後集使滇集鶴天集傳宣集雙清集雙清閣集接葉亭稿清真酬唱集奉使記　恩詩消寒詩紀遊集紀

遊二粟北遊集春歸集凡二十集沈德潛跋云甫華張先生官於　朝矣人因其氣之清品之潔才之敏以仙稱之南華亦自以爲仙弗却也愛佳山水裹糧往游樹畫而返無繁戀喜弄不求務人客至常設脫粟飯客辭亦不强畫爲人作畫十數紙頃刻盡或終歲不可得綜其生不取適而已長有顔語與刊每得三四十篇若作衆詞臣試　駁廷東亭年有投卷者衆曰必南華也賦之果然子偶於庭問見其咏鴨字律儘詩不半日上下平韻俱貌不郎不離與寄徵遠郎生不詩可偶矣與人論畫霸右丞蕭臣蕭散閒逝全以讀勝後代情工嚴整無一筆無成轍然灑近彌遠指點畫理無非詩趣自道所得許者不能異辭或曰南華金門大隱似東方生或曰豪氣如太白或曰超曠似子瞻而齊物我忘寵辱仿具漆園散仙讀南華詩者過之人間煙火外可也乾隆五年春仲

五經人物攷四十卷　錢松著

十一硯山房詩鈔十卷　金洪銓撰下同案有小松遊草奉使中州嶺西冰□朝天□江或暇江潭頭雲諸集

驢背草

四靈詩選

嶺西奏議 案洪銓在廣東學政任內題奏事件凡十通外附稽勳郎中任陳敘養事宜一通

芝山詩文集 馮致芳著

米堆山人詩鈔 張撰方著

西巖詩鈔 時鈞輯著下同

西巖文鈔

野庵詩鈔四卷 金惟驥撰朱厚章序云金子昂千年少有遠識出所作詩一編貽余余閱之寄託遙深意致溺逸蒼檏如老成人峭辭如單寒士其意不欲苟作故無浮豔甜美之詞余喜其夫俗甚遠則造古愈近進而不止風雅之典有屬矣稚松稟貞性遂千層霄騁馬負俊才自致千里無他精專在也余終歲乾乾窮而未工雖有志希古終以未能顧言爲愧昂千宜于向上一關求之探接靈脈鼓盪正聲嘘吸菁英爽

絡元氣使見者因鼎干之詩而誣余言為非謬豈非余之卓幸哉南華太史大雅扶輪夙具公鑒鼎十試以詩質之必有欣然相賞者決不以余為阿之私所好也雍正庚戌仲秋

臥游齋集古印譜　金維駿輯

閒樓小草八卷　王鈞著下同張鵬翀序略云閒樓王君余同寓友也居城北爽溪畢弱冠從余先叔何庵先生遊攻舉業英氣勃發卓犖不羣間為韶諸郎以清雋見賞於師長既補博士員屢躓場屋因蓋搜討古今究心詩學日與同甲二三知已訴花賭酒分題拈韻然祇以陶寫性情寄托興會初無求知當世之意益術深自好落落難合其性然也今歲春恭君之高足德紹李生入都出一編以告余曰此吾師自選詩求吾同門將壽諸梨棗乞一言以弁其首余受而讀之見其氣骨秀潤法度謹嚴刻畫不入纖巧典麗非比館句題未嘗規橅唐宋一家而命意造句正有可以與古為徒者也余故樂為之敘以復李生且以慰吾憲友也時乾隆乙丑夏四月

閒樓續草三卷

迂齋學吟二卷 王受恒著

張揆方序云予與聖洵王君爲總角交而遂耳數其小阮道久之詩名而猶未識之也今遇髮溪登眺閒樓而道久隨其叔父而揖予丁深挽其載隨之甚謹焉越川道久以汪齋吟草驅了遴選予覽卷帙真然而嘆卅年前之耳熟其詩名頁非偶然也我瞟槎溪前輩有李長澍稱仲叔姪一家之中相爲師友几櫝園猗圖互相觴味長諸短什傳於人卩其流風餘讀可想見也今道久以名諸生而性耽哦咏几有理社如招隱軒半巧亭之燕集相招必偕其老阮以往勞箋磨綴矢口而吟以是詩盃多而日蓋工頁有以也迂齋之作大雅不羣往往與老阮之開樓吟稿互相印合而不失一家之詩法非籍仲可比者而予尤亟賞其詩愛閩仙瘦書憐坡老肥之合天然工妙郎此十字須千古矣又況集中佳句不勝臚舉也哉然則開樓迂齋兩集他日同編合刻使人知叔矩詩學之淵源出於一家永爲故事是非入之詩話而令人茂慕興起之不暇也耶甲戌九月

字學海珠四卷 錢王炯著下同

星命瑣言二卷

振鐸一卷曹桂芳序云吾師青文先生撰振鐸一編受而讀之嘆其理之深而識之明也其言多脩已治人之要而不談理氣心性之奧欲便初學也多範世訓俗之言而不及禍福災祥之說懼雜二氏也先生嘗語人曰人生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皆自性分中求吾還吾性之固有而此心自適此身自泰身與心泰且適焉境遇夷險聽之于天何必計及於報應苟惕於報應而爲善則善反爲利名所牽且使報應或爽將善亦可以不爲乎其言如此故其爲書餘槩繼悉莫非切于日用之實先生既身儆而力行之又以己所得力者傳之天下後世後之學者熟讀深思由下學以裝上達則是書之成發特足爲韓贖之振已哉

能爾齋印譜六卷錢楨著下同按楨字寧周號滄州歲貢生

篆書集略十卷

吾友于齋詩鈔二十卷張錫爵撰下同是集前有雍正乙巳張雲章序題曰原序蓋爲其舊稿而作又有乾隆辛酉朱稱孫序則刊此本時所作其詩酷摹王士禛往往得其一體其齋名吾友于者取杜甫岳麓寺詩山花山鳥吾友于語也自序云吾友于齋者予讀書之所也庭羅山石雜蒔花藥古桂叢

立園圃加葢群鳥問鬭飛鳴上下顧而樂之偶有吟詠苟興而蕪稟氣寡諸所唱酬者二三同好而已前曾兩付梓人刻于雍正己酉年間者卷帙參寥時將北游以家南華宮詹朱莉亭徵君爲予刪定也刻於乾隆庚申以後者十二卷吳門沈歸愚宗伯爲予刪定也二十年來積詩頗多今歲孟春予年七十有一衰病杜門朋友略盡因取已刻未刻諸詩彙爲一編重加沙汰存詩一千四百餘首釐爲二十卷命梓孫輩繕寫裁諸家藝徵尋自珍乎蓋深悔日力之貲于此也歸後但當扶筇流然藥鳥看花爲太平之幸民而巳豈能復疲精耗神於語言文字之間哉

乾隆癸未人日

鈍閒文鈔二十卷

王鳴盛序略云擔翁張先生我邑宿儒躋厲詞場名滿江湖者數十年所著詩歌久爲藝苑職志而其古文詞尤工蓋深有得于鄉先生之緒論而不屑爲俗學所或者也抑窮有進焉夫文章宗派因隨時轉移而論者又復入主出奴言人人殊吾有一言以折之則曰讀書與不讀書而已矣崆峒謂唐以後書不必讀夫崆峒固不讀唐以後書而亦何嘗讀唐以前書乎若震川及汪鈍翁二先生之文非多讀書莫能爲也則兩家之優劣已判然矣擔翁先生研經博物傾液澂芳年逾七袠猶稽攷無倦其積於學

者深以純故其發於文者闕以肆而豈若劊肚無膏擇賜無字徒勵藝選本之餘惟以爲文者故于生也曉居鄉里中落落無所向游宦三十載新文交雖多求文章卓然可傳者尚未之見如先生之學老文鉅巋然如魯靈光庶可以畱前輩之典型于未墜也與爰拜手而序之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冬日

咫聞錄六卷自序云余性喜讀書而老善遺忘爰遵昔人隨筆劄記之例凡前言往行可以附敘身心名物象數可以裨益見聞暨一切奇踪逸軌可資談麈之助者輒掌錄之今年仲夏淫雨浹月閉門無事因取前後所錄重加校勘釐爲六卷咫聞既多漫無倫次藏諸家塾不足示外人也乾隆辛巳六月

曉盟廬文鈔

王虛亭遺稿　王爾達撰

惺齋詩鈔三卷　汤咸一著

望仙橋志四卷　錢桂發著下同

養新堂詩稿十卷

澳門記畧二卷 印光任張汝霖同撰 按光任字黻昌寶山人官至太平府知府汝霖字芸墅宣城人由拔貢生官至澳門同知考叅鎮澳之名見於明史其南有四山離立海水交貫成十字曰十字門今稱澳門屬香山縣乾隆九年始置澳門同知光任汝霖相繼爲此職光任初作是書未竟至汝霖乃踵成之凡爲三篇首形勢次官守次澳番形勢篇爲圖十二澳番篇爲圖六考明史地理志祇載南頭屯門雞栖佛堂門十字門冷水角老萬山零丁洋澳諸名與虎頭山關之類其他皆未記其詳此書于山海之險要防禦之得失言之最悉蓋史舉大綱志詳細目載筆者各有體裁焉耳

嘉樹園詩文集 葉岦著下同

閑窗誌略

讀史論鈔

燕翼堂集 張陳典著

蓉鏡堂日鈔 曹桂芳撰下同

吟巢漫稿

資治通鑑備編三百卷

秦傅撰下同

自序云有宋涑水司馬文正公奉詔編集資治通鑑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綜雜史諸書二百二十家纂而成書先後有偏精粗畢貫所謂文簡而事核良不評已獨是其書托始于命三晉大夫爲諸侯兢兢於名分之論而其後乃帝魏而寇漢帝朱梁而寇河東存武氏之年黜中宗之號則懲衡之謚誠有未盡此紫陽文公綱目所爲作也綱仿春秋而兼取諸史之長目倣左氏而會術諸儒之粹昭聖君賢相之功著亂臣賊子之罪繼麟經而起者莫良於是雖然涑水之鑑其事固詳而衍嘗正自不少不特勸慾之未盡其誼也其間或疎漏而未精或紊雜而多駁一人也而分爲兩人者有之兩人也而合爲一人者有之一事也或有首無尾有從無始移甲換乙以彼作此者有之若屈原四皓之見削姚崇十事之不取昔人已有言之者則謂之未備也亦宜紫陽起而權訂之程量萬品而之嚴一言擇霍三長而譚一宋若法史之推若國老之斷不齒鎖之去其斷不齊衣之滌其所無如傳刻歲久問有紕繆甚至書法無所著凡例提要不相符合是以後人疑之有考異考證之作兩存其說終莫能定蓋凡例提要係紫陽親筆以授

門人使擄之纂集及書既成再加筆削隨事立文不無叅錯至其爲目則大加芟除僅存涑水之五六缺略實所不免欲求其備得乎余向讀是書往往不能無疑爰于三餘錄中輯閱史十二卷迨歸自滇南窮居無事乃殫日夜之力廣爲搜討嚴加去取宗紫陽以揭義祖涑水以彙事聚其舛刪其美名曰資治通鑑備編敢曰自成一家竊意於涑水紫陽二公之筆削不無小補或曰子於是編刪損多於補益備於何有余應之曰予殆未取命名之意而原之也其名曰資治者謂其有資於治天下豈謂其有資于見聞彼夫章疏論說非竟業所誦習即藝苑卮言何必備官爵職陟遷小說纖微災害非有闕理亂者則無庸備一人一家之事杞傳之所必詳年之所節取義馳騁搜闕悉威詠游介人神驚心駭而不足以善治術則又何用備焉是即以數守該括數言以數語包舉數十句要不害其爲備也宋錄進唐書有云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此編或庶幾焉

三餘前錄六十卷

三餘後錄六十卷

三餘續錄三十卷

三餘補錄十二卷

三餘雜錄十六卷

詩集三卷

文集三卷

續詩集四卷

續文集三卷

雜著五卷

別集十五卷

求志錄四十卷

三餘咀含一百卷

歷朝文選二十四卷

歷朝詩選二十四卷

日記五十二卷 按倬自題日錄云初學日記三卷自戊子至癸巳止采芹日記二卷自甲午至丁酉秋止亥懷日記二卷丁酉鄉試下第後取唐人且亥懷抱奠惘悵之義至辛丑夏止泣血日記一卷自辛丑夏遺終天之變至癸卯秋止泥蟠日記十二卷自癸卯秋至甲辰館之黃渡乙巳丙午家居丁未至丙辰夏館南鄉如只蠖之蟠泥也南闈日記一卷自丙辰八月至丁巳正月止會試日記三卷自丁巳二月至己未三月止南歸日記一卷自己未四月至庚申二月止晉京日記三卷自庚申七月至壬戌三月止遊趙日記一卷自壬戌四月由京至鎮定八月復由鎮定至京止再晉京日記一卷自壬戌九月至癸亥十一月止旅齋日記二卷自癸亥十二月寓長清甲子二月抵海豐至丙寅十一月止三酉京日記一卷自丙寅十二月至戊辰二月止登科日記一卷自戊辰三月至八月止為禹月記一卷自戊辰九月由京復抵海豐至己巳四月止書院日記五卷自己巳五月至癸酉八月止再歸日記一卷自癸酉九月至甲戌八月止需次日記二卷自甲戌九月至丙子十月止捧檄日記二卷自丙子十一月至丁丑五月止蒸江日記三卷自丁丑五月至戊寅七月止解

紀日記三卷自戊寅八月至己卯十月止

滇黔雜詠一卷

宦途始末一卷

政務紀要一卷

仕學雜記一卷

江川志略一卷

滇黔雜記一卷

九溪雜記一卷

金蘭譜三卷按偉自題云自甲午采芹丙辰發解同錄賜送戊辰登第名公致賀以至留京履歷歷齊遊宴唱和詩文共一百八十五首

恤災末議一卷按偉自題云壬子大飢與蔣君鴻吉細商賑恤之術前冠以序文後餘議共二

十有一則

壽治政蹟一卷 按倬自題云字鶴來周表叔壽州任內事二十二則

歸田雜咏 按倬自題云自江州罷別諸同僚暨紳士父老以及歸途覽物興懷之作共八十七首

歷朝詩餘選六卷

南窗夢 按倬自題云甲午歲以乏資不得與鄉試醉後夢髣髴邯鄲南柯醒後乃敷衍成稿

抱陽毓秀 抱陽山名在完縣係劉松亭所居

岡西吟草五卷 朱桓著

無傲塾課二十卷 王筒著下同

四書參宗

槎溪里志十卷 張承先著

安亭江志五卷 孫岱著下同

震川先生年譜

汪琬序云歸太僕震川先生文集傳於世者有昆山常熟諸本其平生大略具載明史及郡縣志而行狀行述墓志纂表紀載尤詳惟秊譜則闕而未備此孫君守中之所爲作也攷先生生際嘉隆間名位未及大顯措施未及大究然其讀書于安亭汇上論易圖訂尚書辨禮經僑春秋之陂挨詩人之意一一要歸于大道學者靡然鄉風又條陳世務當時雖未見施行後之遵其法者余浴人無算宰長與日用古教化法湖山爲之蕭淸則所稱立德立功立言者先生有焉守中居安亭距先生讀書之世美堂不半里而近聞風欣慕與二三同學講習於荒江寂寘之濱牆捴舊聞宋本傳行狀行述纂志纂表排績事行譜之以秊共用意可不謂勤平余嘗讀唐宋人別集有年譜者無慮數十家徵國文公年譜盧非父刻於瑞陽鄖㺯又行續刻而公之八世孫簡與謝取國了監所刊行狀與發原所刻秊譜及徵州建寧世系訂其紕繆補其遺闕合爲一書十二世孫鍾文又溯唐茶院公以來支派纂紀本未以及公之生不事蹟歷代莫典釋後賢紀述分爲十三門日考亭朱氏文獻全譜詳略稽殊儲藏家每並存之譜以人重如此守中是編事核文直兼彷山谷秊譜例以詩文目繫編年之下傳先生之道與文久而僉尊行與呂大防程俱洪典祖三家之譜南豐何楡之

譜創山三君子并示後學爲無窮之傳矣近世儒者言
矣人香火情深輒阿好其鄉前輩若守中之於先生雖
謂之阿其所好
亦所不辭也

慳齋吟稿 金鳳綸著下同

紅梅閣雜鈔十卷

槐創山房吟稿六卷 金鳳綬著下同

和亭賦稿六卷

駢體散文四卷

賦迹一卷

逸客瑣談四卷 秦藻著

五經纂要 陳時叙著下同

金剛經註一卷

尚書後案三十卷後辨一卷 王鳴盛著下同 尚書後案何爲作 自序云 也所以

發揮鄭氏康成一家之學也書本百篇秦火後伏生傳今文三十四篇自安國得壁中古文增多二十四篇餘四十二篇亡矣由安國遞傳至衛宏賈逵馬融及鄭氏皆爲之注王肅亦注之惟鄭師祖孔學獨得其眞但諸家祇注三十四篇及百篇之序增多者無注至晉文亡好事者別撰增多二十五篇內有太誓故於三十四篇刪去太誓又分堯典之半充舜典臯陶謨之半充益稷改爲三十四篇并撰孔傳蓋出皇甫謐手云夫增多者已亡矣目猶在也三十四篇漢注猶在也晉人所撰與眞古文二者皆不合孔穎達作疏用之反註鄭述增多爲張霸書自是二十四篇漢注亦亡矣予備觀蒐書搜雜鄭注措巳殘闕鄭取馬王傳疏蓋之又作案以釋鄭義馬王傳疏與鄭異者條析其非折中於鄭氏名曰後案案者言最後所存之案也至二十五篇則別爲後辨附焉憶草創于乙丑予甫二十有四成于已亥五十有八矣寢食此中將三紀矣又就正於有道江聲乃克成此篇

十七史商榷一百卷 自序云十七史者上起史記下訖 五代史宋時嘗彙而刻之者商榷

者商度而揚榷之也海虞毛晉汲古閣所刻行世已久而從未有全校之一周者予爲改譌文補脫文去衍文又舉其中典制事蹟全解蒙滯審覈舛駁以成是書故名曰商榷也予束髮好談史學將壯輟史而治經既竣乃重理史業摩研排纘二紀餘年恒獨處一室覃思史事既校始讀亦隨讀隨校購書本再三讐勘又搜羅諸子百家文集碑幢互相檢覆偶有所得輒識於簡冊贖尾字如纍纍久之皆滿無可復容乃記于別帙而寫成淨本都爲一編計史記六卷漢書二十二卷後漢書十卷三國志四卷晉書十卷南史合宋齊梁陳書十二卷北史合魏齊周隋書四卷新舊唐書二十四卷新舊五代史六卷凡九十八卷別論史家義例崖略爲綴言二卷終焉

峨術編一百卷

詩文集四十卷

詠典堂詩 曹仁虎撰下同人集擊壤集多硯硯集 案內分甎影集許花集伊刻蜀集秦中雜稿數種錢大昕序多硯集云五倫之中朋友居其一士方伏處鄉里以朋友視兄弟其親疏若大不侔矣一旦辭家

而仕於朝與賢士大夫遊或接武於公廷或相訪於寓鄉出或同車居則促膝枚直諒之益極談讌之徵經年累月靡間寒暑恩尋家庭長枕大被之樂翻不可得敝嘗嗣朋友之業惟京朝宦所得爲多夫扶贊之秀鬱積而生奇士求友者或數十里百千里始得一人然且出處異地衛業忩方聞名而未見而者比比也獨京都爲賢士大夫所會歸幸際承平對無伐槓之咏同聲相應無異挹水於河取火於遂也科日之設士以登進士爲梁而所謂同牟者爲行而升比於異姓背酉公務之職披衣相從固所嘗有而或以講讌博弈雜之樂依遊而玩歲川則君于不取焉炙硯集者習庵先生與其同年友焉消寒會相與觴和之作也其會句日而一舉會必有詩或分題或拈韻始炭寅訖癸已得詩若十篇于受而讀之賦物之作清新而劉亮詠右之作森落而激昂疊韻之作排暴而妥帖響之宮酌合奏綠竹齊鳴洞洞乎有中和之音而無婷賁之調詩不云乎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神之聽之中和且平此燕朋友故舊之歌也而太史編之以爲猶音倘所謂和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者耶唐時詩人唱和篇什最富者莫如元白二公同登貞元進士第微之詩所云昔歲俱充賦同年選有司者也今習庵之詩爲朝野推重不減香山廣大教化主一時唱酬諸公異曲同工觀元和長慶之彥有過之無不

及然則此集之刻其傳誦人口而流播雞林無疑矣
吳玉綸序刻燭集云戊戌孟冬書春坊習暇出刻燭集
一帙示余蓋自甲申至丙戌與同人京邸聯句作也夫
詩有贈荅有唱和有分題分韻尚交而漢武栢梁詩說
者謂聯句所由坊唐宋集中間有作者大抵爭奇門巧
總期不詭於大雅耳今夫輪輻蓋軫聞門而造不出一
手而同適於九軌之用者其工力鈞也琴瑟捉敢鏘聲
發鼓八音緊會而同協於黃鐘之律者其以節諧也燕
踵雞蹤春韭秋菘雜陳於五都之肆而皆以備易牙之
調者其氣味和也由此意推之可以讀此集矣余籟又
有感也諸君子遭逢盛世斬至於立德立功立言之大
以其餘閒以鷗以咏可謂一時盛事迄今纔十數年耳
如東亭厚百餞相纜徂謝璞函又殉木果朮之變與光
六兄左黃同遂郎餘上論榮之而逝者告不可作矣其
存者或奉使馳驛或歸故里其聚於京師者陟鄉貳校
祕書類皆夙夜在公少宴息之服欲如襲時從容談讀
遊戲於筆墨閒而亦不可得矣習庵之存是集而余爲
之敘其緣起聚散存殘之感各有深壽者也卿所以相
昴于不朽之故者更箇何如也不然詩乃諸君了之結
餘聯句之作諸君子詩之緒餘也豈果以是爲重輕乎
戢

宛委山房集

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考

轉注古義考

輶部集

鳴春集

春槃集

瑤華唱和集

春輝堂文鈔 秦大成著下同

冬營齋吟稿

金剛經注疏

三傳經文互異考 王鳴韶著下同 自序云春秋三傳公穀行于漢自魏晉以後左氏盛焉

夫公穀二子皆受業于子夏氏其學固有師承矣要不若左氏之親得于夫子者尤親切而著明也顧傳有三家經一而已何以亦有互異之處呂氏春秋曰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至于晉而問之則晉師己亥涉河也在子夏時其誤謬如此況經二千餘年之後傳抄襲譌寔從考證使學者強爲之說則鑒矣予于暇日集其互異者錄爲一篇以左氏爲綱二傳爲紀間取子傳史漢諸書略爲疏引不加論斷俾初學有所省覽焉

十三經異義

祖德述聞

鶴谿賸稿

禮傳堂文稿

翠微精廬小稿

于文音彙十卷 蕭玠著

說文分韻十卷　錢肇鰲著　肇鰲字堯光一字鈍夫乾隆中諸生居外岡工詩文旁通六書之學

質直談耳八卷　錢大昕敘云吾弟鈍夫篤志嗜古精於六書形聲之學著書數萬言復以暇日撰次生平所見聞可喜可愕足資懲勸者彙爲一編名之曰質直談耳乞予一言敘之問其名書之由則曰向嘗夢案頭置一書顯此四字因以名之亦未審其何謂也夫境至幻者夢莊生有言曰當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明乎夢之非實有也然昔之占夢往往有指非夢爲夢而即能決夢之吉凶則夢何必非實也實何必非夢執著我見妄生分別自至人觀之眞不直一笑者也今吾之爲是書也非出於親見即得於傳聞無一妄語也雖然吾能信吾見之無妄吾能保所聞之無一妄乎哉此如夢然夢中以爲質直即作質直觀可矣于嘉其遠於理也敘其語書於篇端時游蒙大荒落如月

鶴巢吟稿　陸授詩著

燕臺稿陸遵書著下同

豫遊稿

停雲稿

七十二峰考

得岑館畫䟦

澹庵醫則十二卷周儀鳳著

建元錄陸著

春秋左傳古義錢塘著下同

春秋三傳釋疑

律呂古義塘自叙云古之律傳而尺不傳律法待尺以爲用尺不傳則律不傳矣自荀勗以劉歆銅斛尺爲周尺載於史莫有知其非者予得慮傂尺知勗所謂周尺之即漢尺復得周尺知漢尺之非周尺因周

尺以求律尺得今車工尺之八寸一分蓋周本八寸尺
不可以制律律必用十寸尺卽昔人所云夏尺者然則
周不能自用其尺制律後人顧必曰周尺哉古律當無
異度周必因乎夏商夏商必因唐虞十寸尺之爲二帝
三王時律尺明尺周尺傳而律尺傳律尺傳而古律已
無不傳其愈於矣漢尺也不遠乎然子之爲此書非徒
傳古尺而已兼用明律法焉夫累黍尺之千二百不能
責八百十分之以也攷律之不必千二百黍也徑三分
之積不盈八百管分也周龠之非兼用八寸十寸尺也
後周王律至隋十失其本數也雅樂燕樂之調法不同
也中管調器之而律呂元聲也校律之用尺積也今權
之用何度也不非家所知者也不知實管之宜異黍斛
容受必不符皆律攷律之用方龠則黄鐘必非八百十
分不知徑三分知積六百四十分則必以方徑爲圓淨
不知周龠只用之寸尺則聲不能中黄鐘之宮不知王
律之積數容多十隋志錯誤之故不明不知雅樂燕樂
異謂則郊勝與則中無捌不知中管之非元聲則八音
俱乘本律不知房律用尺再乘方則得數必舛不知今
權所應之度則校能審古物之應律與否如是而律不
可通矣夫言律不求其實用律之數寓於度量權衡而
其聲應乎金石絲竹律本無不通故以是數物爲其用
通則有法爲卽黄鐘之律是也故曰爲萬事根本其明

算篇曰算莫難於算圓圓周者圓冪之本也以方容圓徑同而周異圓周之有圓冪若方周之有方冪故周異則冪亦異倍其徑者四其冪則初以爲周者纖以爲算矣以方周除圓周而十之亦即圓之冪也由是定爲方圓之率任所得之爲方爲圓無不可以推知其所未得而術有古今雖密之不同古術方周四則圓周三是冪亦方四而圓三也至劉徽注九章推得圓周三一四有奇而去其餘數故徽術算冪亦方四而圓三一四也後人知古術之疏以徽術爲密依而用之雖闕有修毁要不離此率自予觀之亦未見其密也試度取一物之徑命之爲一則周且至三一六以上矣夫古術泥於陽奇陰偶之說其疏固宜徽術則本之割圓割圓之術有觚有弧矢其算之也有半徑與弦半徑常爲大弦而迭爲勾股以求其小弦半徑不盡半徑不盡則小弦不盡而割圓之以爲弧者即小弦也弦直而弧曲合之以爲周非其類矣周之爲物如環無綿割而爲觚必且無盡而割圓不能無盡也斯則名爲周而實非周也而又不能無所棄析之開方以求大股也可開而至於無盡也既以其不能盡而棄之後之開方以求小弦也亦可開而至於無盡也後以其不能盡而棄之有所棄則非全數矣徽之割也止於九十六觚其于股於矢於小弦固皆曰餘分棄之是

以二尺爲方之圓周尙以六分半有奇爲小弦大以如環之圓而以六分以上之小弦九十六之以爲周部其與圓合體也其孰能信之是故求圓周者可無割圓也度之亦略近矣度法祘毫以下常無象而不可以名則有一術焉更密於度周而可以相代者曰十倍其徑幂以爲周幂而已我蓋得之於方方之徑幂即圓之徑幂也方之周幂猶圓之周幂也惟以十六爲十是已數皆以十成而權衡獨以十六即其理也是故徑幂一則方周幂十六而圓周幂十徑幂十則方周幂百六十而圓周幂百是爲周徑之幂異位而同名夫如是則圓幂至十倍即周爲徑而十倍其徑以爲周矣是反覆不裒之術也雋術周幂不足徑幂之十倍故反覆之則必裒裒不裒何足深論顧如方之容圓有舒促何容圓無舒促則無如此術矣是術也可不用之比例而得周徑與方圓不出乎乘除進退以開方而已矣求周徑者徑自乘而十乘之即周之自乘自乘而十除之即徑之自乘求方圓者方自乘而十六除之復十乘之即圓之自乘圓自乘而十六乘之復十除之即方之自乘所得皆平分開之也舊惟周徑有幂今則方圓之幂又有幂然皆因數以立術形爲術以設數也然則其數幾何曰術在數可不言也以徑一爲例徑幂百周幂下而方幂之幂十其圓幂之幂六千二百五十是爲徑一則周三一六有

奇而方百者圜七九零也立圓立方何如曰亦不過三二一六為圜則六為方而方已矣

泮宮雅樂釋律四卷

盧文弨序云大樂與天地相應故審音與明時無異理也康熙年間司天者中西各是其說而不相下廷臣莫能決聖祖仁皇帝謂不明其理則何以判其事于是專精研求於勾股乘除之術而數學於以大昌於是有儀象攷成之書而晦朔弦望無不正合朔中氣無不驗又推之以定樂而有律呂正義一書不泥古法而獨探天地之元氣為發千古未發之祕　今上續緒遵衍之以為準所謂　作者之謂聖　述者之謂明此極千載一時之盛也已儒者躬被陶淑之化而不明其理不究其數陽景中天而瞽者不見震雷動物而聾者不聞不當引以為深恥乎嘉定錢君溉亭以名進士為江寧郡學官春秋二丁釋奠于文廟其所職也因恭閱祭之樂章與其改宮起調之法而識其所以變通之由是默識神會著為一書名曰泮宮雅樂釋律凡四卷詳列
聖代所定律呂之度數于首以絲竹為八音之綱領為具著其同異焉以字譜為十二律相配為明其畫一焉以及七調之旋宮加減之比例絲竹之遷位無不條析分明使人易聽更以器有長短厚薄弦有肥瘠當隨其形質以定譜不當執一定之譜以概夫器同而形異者

此尤爲達變之論也錢君以所居之官書所居之職故其言樂律也不泛及焉然其闡發精微之奧疏證異同之原彙而通之殆亦不外是矣夫天地之氣正而後樂正今者七政齊而八風平協氣旁流休嘉四塞樂之和也即以理推之而可知也昔孔子歎周文之郁郁而曰吾從周又非徒斤斤守不倍之義而已曩會見蕭山毛氏

皇言定聲錄亦欽承

聖祖論樂之旨今復

覩是書是其信從也誠悅服也其所以導一世之趣而解將來之惑者不皆重有賴也夫乾隆五十一年八月朔

易緯稽覽圖考正一卷塘自敘曰稽覽圖者鄭康成氏所注易緯七卷之一也世久無傳頃歲

朝廷修四庫全書發

祕府圖籍始得之前明永樂大典中遂稍稍流民間予初讀之糾結盤互求其指趣茫如也既而覺其注之文意不屬者往往見於他處知大典所傳非其原本於是更定其次第使文皆以序相從而其義亦略可攷矣乾隆丁酉正月

述古錄四卷

史記釋疑三卷塘自序云史記於諸史最善而錯誤殊多更爲注家所傚亂文義益不可通予

宰丁披覽時隨文考正記在上方未暇纂輯從父竹汀先生二十二史考異一書於史記得三卷予弟獻之亦有五百餘條官遊索居無從貫䆒大抵是者必同也予鮮嗜算術閒取律歷天官三書疑者釋之各得一卷抱經[illegible]先生語予仁和梁仲子攷正史記裒然成書子既釋是三者侍詳何不以寄仲子將入其中會仲子亦託盧先生向索因即付梓且寄仲子其餘則姑有待丁未八月

續漢書律歷志補注二卷

盧文弨序云律歷之源皆本於易自圖書出而大衍自然之數以彰聖人既則之而爲易其用至於不可勝窮於是審音制樂治歷明時相因俱起莫非聖人之所創造以爲治天下之道用若此其重也迨其末流易且專以爲卜筮之用而律則委之伶人厯則屬之天官家皆以爲非儒者之要務嗚呼彼伶人天官家能習其數而已能知其理乎能通今術而已能兼觀古法乎古來大儒若鄭康成若朱子若許文正皆宗聖人者也求聖於內亦不遺乎外其於道與藝殆一以貫之矣故以爲非儒者之要務者皆忘與棄而又自文其不能者也始吾讀兩漢律歷志有意欲道之而苦於不能布算則就同館嘉定錢君辛楣而問焉錢君示我以乘除增減之術并以所校兩志畀予予得以證家本之說焉然其推算之

術終苦於思不屬而止今忽忽三十年矣華髮盈顛益難重理前緒頃復來鍾山書院而辛稽之從子槪亭亦爲郡博士於斯一見如故交襄然出其所著有稱注續洪書律歷志在焉則較之余前所得於其從父者布算益加徵辨證益加詳於前人說之求是者雖通人若蔡中鄭其論開闕至獲鱗之或與馮光陳見所言俱訣亦駁正之向所若於雖讀者以爲號之字多耳今以皆宋志參校肯得補正朗若列科聯如指字使後來學者皆得所從入之徑是書得此遂無復道憾於此見儒者之功非藝人之業之所可幾也彼唐之一行其於歷學古今推以爲稱然不解太初甲寅之元而謬爲之說又不明杜預以爲長歷之旨而輕相書警此徒如今者之不可與道古也必也合今古面會通之徵儒者誰與歸概亭父于眞其人乎吾何幸而皆得交其人讀其書也乾隆五十年三月

淮南天文訓補注二卷

樂自序曰淮南鴻烈解有許愼高誘兩家注隋書經籍志并列於篇至劉昫作唐書經籍志雖載高注則許注已佚於五季之亂矣而新唐書又宋史藝文志仿並列兩家謂唐時許注猶存歐陽氏得其故籍以爲志可也案時安得復有許注而修史志者猶宋入之歟觀陳氏書錄解

[illegible]有曰既題許慎記上而序文則用高誘然則高注既
陝宋人以其容落傳存者騂人高注逵題許慎之名而
[illegible]未辭人者仍名高注可知也要其冠以高誘之序則
高注爲多矣今世所傳高氏訓釋已非全書而引正統
十年道藏刊本首有高誘之序內則題太別祭而證許
慎記上一如閑氏所云是削宋時算人之本以校高注
增多十三四其間當有許注也夫以南王之博拜善
文辭爲武帝所尊重復得因方貿各如九師入公名質
宋羣雜作爲是書閒已極魁偉奇麗之觀而東漢而大
儒各以博識多間之學事爲之證言爲之詁不從疏解
略盡矣道藏本雖不全而雜有二家之注在焉蹟愈於
訓解之止出一家而又爲肅妄子之所交削者得夫支
訓一篇道藏本未審增多訓解一字而中有誘不較也
之文其注亦遂簡略蓋此篇決出于誘之所注而誘於
術數未諸遂不能詳言其義耳然吾謂三代古備往往
見於同彫左氏春秋傳史記律歷天官書中其可以相
質證[illegible]前有此篇儒者而弗明乎是即經史之與旨何
由洞然而無疑也哉竊不自揆推以算數稽諸載籍於
高氏所不及者皆詳言之亦時正其外謬如天一元始
正月建貢日月人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即是領項歷
上元則天一當爲太一而高氏無注以十二月四時之變反
覆比十二律故一氣比一音而注以十二月律釋之淮

南元年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歷術所無蓋時已酉冬至既其日名甲子自爲立春之日乘吉丙子本與下文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相連即釋太二丙子之義而截立春丙子爲陰閏以注語例立春僅去冬至四十二日此皆舛錯尤大者予之補注不爲高氏作疏正不妨兩糾其失耶書成於已亥之夏成申秋復改正數條遂繕爲定本焉乾隆五十三年九月

溉亭詩文集

四益齋

樂自敘曰予短於才而性又不能勤學故多所好而皆不克有成六經之奧旨諸史成敗之事遊往葬數山川形勢以至篆猶分隸音韻翻經之瑣細不欲著書以明其鄙歷之一得而屬草未半旋即葉者多矣獨於詩則隨所得而錄之遂積若干卷恭以郎步成咏足以萬意遂搞而爲之較易故也然于之學古已二十有餘年而所得止於如此又不克有成則長可悲矣始年十七將已學爲之然歲不過數首丙予之秋就試金陵崑山諸敬甫採于篋得道遂紀行之作十餘篇以示上元嚴東有高鄭王少陵二君遂過予旅舍子自是始有置力於詩之意未幾遺大故廢絕六七年乙酉丙戌之間再到省門一赴京華暇此時

所作爲多自歸江南復沈沒於顛厄疾病之中殆絕者又七八年矣悲夫學業之成否雖各觀乎其才殆亦有數存於其間耶予始學詩時亦嘗取漢魏以逮宋元諸家之集熟讀而深思之而於曹劉李杜蘇陸之詩尤所深嗜側倩略得其用心者因以謂區區於詞華格調之間殆不足以爲詩必也本於性情而其之以學識運之以神機振之以骨榦然後詩可言也竊嘗以之自繩使無顛厄疾病之累其心而得肆力於是爲辭不敢列於當代作者之林亦不至於無成矣乎而自弱冠以哀優游燕處殆不幾時殘骸餘魂滅死無日方驚呼往顧時吟謝酒之不暇而又奚暇謳吟也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詩良以稱者爲至難而沒世又甚易也然衛詩者君子之餘事以詩見稱非君子之所急矣乜詩衛猶不克自名則尚何言哉會予病日深乃自取關之而序其可恭者如此冀世之闇而哀其志遇然了自是其永恨於無成矣乾隆甲午初夏

默耕齋吟稿

齊魯韓詩義證六卷

汪紹著下同　上祖序云史記稱漢興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班固謂三家或取春秋或采雜說皆不得其真魯最爲近之攷隋唐經籍藝文兩志韓

詩二十二卷至唐猶存而外傳十卷今尚完好又諸書所引亦于韓詩獨多惟齊魯之詩久亡非獨其書不傳卽說詩之大旨有不得而致者矣雖然魏應習魯詩時京師諸儒會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肅宗使專掌難問親臨稱制則白虎通德論所載卿相罷為諫夫其魯詩之遺歟包咸亦習魯詩何晏論語集解往往採包氏說則如所注深淺厲揭亦魯詩之解歟翼奉傳齊詩言南方之情惡行廉貞西方之情喜行寬大以舉古日庚今又言詩有五際而詩緯汎歷樞謂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亥為革命一際也又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與奉之言合意詩緯所云四始六情必皆傳自齊詩故景鸞受河洛圖緯列其占驗亦齊詩之義賊恭奉與蕭望之匡衡同師緊之人穀之義齋政治得失之疏所引詩義嘗與齊故不殊與齊魯韓三家初皆列於學官而伏氏父子章句至二十萬言益繁芳若此迨丁漢末其書具在而東兩晉無有為是學者慮祠謂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者信也昔王氏應麟嘗輯三家緒言裒為一編吾友汪若翔青以為未備也網羅遺佚拾摘瑣細殆無遺者又取前書之說旁推而曲證之凡成書六卷欲攷三家之大旨者備於是矣世人抱殘守匱見古義古字之異輒色然以駭

不知七十子之緒言有存什一於是者不可不寶也汪君名照工詩文嗜古博學矮紙細字日夜鈔撮不休尤湛深於經術云

毛詩訓詁考

大戴禮記解詁　卷

王聘珍敘云三代之禮因革損益與時為汙隆聖王之大經大法於此備焉周衰禮廢杞宋無徵聖人適周問禮因以知郁郁之文自諸侯滅去其籍而周禮之放佚者亦多矣蓋不佚秦火之酷也漢興遺經閒出六官存五士禮存十七有志於考禮者雜諸子百家猶將采掇而輯錄之況二戴之傳出於聖門之所記乎今小戴記行而大戴記幾廢是學者所宜究心也小司馬言大戴禮八十五篇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篇崇文總目言大戴禮記三十五篇又一本三十三篇中興書目郡齋讀書志皆言四十稱今本乃實存三十九篇蓋各本或缺第六十七篇或以七十二七十三為兩篇是以篇第有異耳予考哀公問投壺篇名經文皆與小戴同又禮察篇與經解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同隋書經籍志謂戴聖刪德之書為四十九篇者謬也踐阼篇諸銘見太公陰符金匱之文文王官人篇見汲冢周書禮三本勸學兩篇見於荀子

保傅見於賈子新語王言易本命五義見於家語五帝德帝繫姓司馬遷采以作五帝本紀且夏小正及孔子三朝曾子皆別爲書今三朝五篇（[illegible]）曾子十篇俱見記中其間多寡不同蹤駁間出要惟七十子之徒及周秦漢間老師宿儒所傳無疑漢書謂戴德戴聖慶普皆后蒼弟子三家立於學官蓋指士禮言之若大戴禮未立于學故史記謂五帝德帝繫姓者言或不傳而索隱言二者皆非正經漢時儒者以爲非聖人之言多不傳學也然詩書之序或疑其僞古文尚書出自梅賾皆得立於學而大戴記宋時列於十四經先哲謂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情嚴禮樂之辨究度數之詳固已度越諸子百家矣與小戴記並行宜也又考河間獻王所獻共百三十一篇劉向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又后氏戴氏古經七十篇今自小戴記四十九篇及大戴記三十九篇除去重複之外實八十四篇遺佚已踰其半可勿鄭重愛惜疏通而證明之蘊大戴記之注傳世者惟盧辯一家而辭簡略無以發其博大精深且傳寫日久舛爲滋甚予友盧學士召弓戴太史東原曾釐正其文字而註解未及爲汪君湘青力學嗜古恐微言之將墜遂作爲解諸糾集同异采擷前說一字之誤必折衷于至當卷顯力者三十餘年矣後世有復什四經之舊者大戴之書

將立於學官則君之釋詁當與孔賈之疏並行豈不偉哉

陶春館詩文集

陶春館印譜

宋詩略十八卷

汪照姚壎同輯

炤自序云編唐詩者不下數十家兩宋之詩獨少專選東萊文鑑所錄寥寥王半山曾端伯曾有輯錄前賢常病其偏任已見今已罕有流傳若西崑酬唱濂洛風雅亦僅數家精而未備內鄉李子田藝圃集搜採頗多然以五代金元諸家則其間體例未合曹石倉十二代詩選去取尤爲草率而潘湖庵吳薗次吳以巽士子任之所選詳略雖殊其未能愜人志則均也惟石門吳孟舉之宋詩鈔嘉善曹六圃之宋詩存大有功于宋人之集而末經決擇厲樊榭宋詩紀事網羅遺佚殆無挂漏然以備一代之掌故非以示學者之準則苟非撮其菁英歸諸簡要何以別裁僞體而親風雅余故與姚子和伯取宋人全集暨諸家選本採其佳什而俚俗淺率者俱汰焉書既成橥爲十八卷雖不克盡宋詩之美然其崖略已具於此求宋詩之專選者或有取焉至作者里居出處恪遵史傳標舉大凡其論詩可採軼事可書及鄙見

所得亦附載之祈不背于知人論世之義云

蝸廬詩草十卷 周若霖著下同　若霖字惠宗歲貢生

春也堂詞餘四卷

筆塵四卷 張承詩著　承詩字致修邑諸生精醫術乾隆二十二年疫癘大作所活甚多筆塵其醫案也

臥漁吟草四卷 徐諤臣著　諤臣字冠千本姓欒監生學詩王鳴盛尤究心于靈樞素問諸書所治輒得奇效

蔓餘草堂詩集四卷 張文諤著　按文諤字彥廉號芝亭

鶴銜堂詩集 張介侯著

海樵詩鈔 張允武著下同

海樵賦鈔

敬業堂集箋註

進賢山房詩鈔三卷 張塽著

儀禮經註疏正譌十七卷 金曰追著　王鳴盛序云漢書藝文志于禮首列古經五十六卷次列經十七篇古經與十七篇文相似而多三十九篇蓋以一篇爲一卷也十七篇者高堂生所傳漢人謂之今禮郎今之儀禮也後漢北海鄭氏康成木傳今文學又兼采古文爲之注古文所多三十九篇絕無師說康成不注遂無傳焉惟鄭所注十七篇出魏晉迄唐初賈公彥據黃慶李孟悊之疏爲之正義始得昭然大顯丁天下呼諸經中廛存而發缺多者蓋莫此爲甚雖張氏淳楊氏復敖氏繼公類能究心于此而亦殊多蹐駁不純沿至明神宗時監本誤脫益不可問矣　本朝以實學造士於是經術大昌昆山顧氏繹著九經誤字考校正十七篇經文凡若于條他若濟陽張爾岐之句讀山陰馬驯之易讀校止經及注凡若于條然猶未免有漏略者吳江沈彤之小疏則惟校冠昏喪二篇餘皆未暇及凡疏者所以解經及注也而此數家者皆未詳校及此猶或不無遺鍼焉吾鄉金了此名曰追號璞闕研究實學好古而具深識其于九經正義旁及孝經論

語孟子兩雅精心讐校並有成書統名曰十三經注疏正譌就中儀禮之正譌十七卷尤爲完備以視諸家所得不啻增而數倍之其有功於經豈淺鮮哉曩者丁酉秋璞闕曾以此編質子明年戊戌夏草草題數行而歸之意未盡也越四年璞闕卒祓子之歎惘乎有餘悲焉張子式慎字德華吾鄉名士也夙昔受經于璞園乃謀刻其師之遺書復奉以就正於子子年衰目耽嘉德華嗜學能成其師之美輟數日功復爲審叢一周會吾門有費生士璣亦篤志窮經適館于子家因相與商訂又改補卜餘事而今而後此經其可以毫髮無遺憾矣哉刻既竣子遂詳序其緣起如此乾

隆五十有二年歲次丁未孟冬

綠雨山房吟稿十二卷

金慰祖撰

自序云余幼郎喜吟詩侍先大父膝前恆出五言或七言句命之對偶得佳語時爲解顏退輒續成短什討十五六歲時得詩四五百首戊子夏間深愧其稚率偕拙則悉舉而付之火而自丁亥迄辛卯詩篇後如前數至甲午歲校之自愧亦猶夫前也刪抹大半置詩篋中又四五年矣過來吟味稍辨格律雖不敢自謂與年俱進而藉以免支離杜聽之病者長者之教督勞友之集益居多每一憶及昔年未嘗不嘆質鶩業荒不知妄作徒拋廢日月似斷黃金于慮化也今夏無事侮兩杜

門支取前所刪剩者再爲刪潤乙卯五年中存三十首前藏戊子春西泠游草另爲一卷至昔時喜作香奩語多未雅不足錄今亦略存數首附之卷末聊見幼作且以誌吾過云丁酉五月端節前三日補梅主人自識

斐嶼志九卷 陳鱗著下同

集杜詩二十卷

集李詩二卷 錢大昕跋云蒳耘妹倩向集少陵句成各體詩千有餘首多而且工播諸藝林莫不嘆爲奇絶方問序于余謀付梓人茲又取謫仙句爲詩其工與集杜正同因思古今來集杜句者固不乏名家若專集青蓮句則向未多見以李杜文章欲兼而有之其爲光燄當復何如耶戊申暮春

蒳耘詩稿

游遠山房集

迂軒詩文集

讀書廬詩文集十卷 秦嚴玉著

達生編　王琛著　按琛字品泉精醫理頗涉獵儒家异書士林推重之歙諭程瑤田時與講學焉

說文述誼　毛際盛著下同

登岱艸

楚游艸

浦鶴天藁　浦翔春著下同

梅花村藁

百删小艸　徐崧著下同

徐岳瞻遺藁

翠羅居詩稿　王敉妻姚氏著

繡餘草　闕宗寬妻葉宏湘著

炙香集　陳遹纖室張上慧著

蕙窗寫意草 陸　妻王珩著

剪燈吟 金集妻汪嘉淑著

闌齋詩稿 桐城金大令繼室孔素瑛著

莊貞女遺稿一卷 閨秀莊氏玉清著

翠微閣集 僧本源著

偈語 僧行正著

非庵詩草 僧清莊著

慧香林稿 僧智道著

山居草木詩 僧智運著

梅園漫稿 僧德勝著

山居雜偈 僧育賢著

西林小艸 僧宗道著

禪餘草 僧明暹著

樵餘草 僧德㪋著

定山衲雜錄 僧超定著

直隸太倉州志卷五十六終